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定興宣平二王世家

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驍勇善戰多智策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遁於沙漠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

畧地抵延川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  
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北虜之侵邊者至鴉寒  
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甲戌從征  
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爲霸府元僚燕  
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  
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  
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  
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  
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畧密雲  
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

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  
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  
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囂我  
銳而整胡不相當也 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倚  
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  
就縛斬首虜二萬級獲馬二萬疋復從王敗安陸侯  
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  
之午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  
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北平圍解  
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謀報曹國公

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 王與諸將謀之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 王悅悉師而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來戰玉以麾下馳之挫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僂數十萬追擊至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 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 王死戰得解玉不知 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還 土收兵不見玉哭之慟謂諸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

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玉軍中器宇偉壯顧盼有威容既居輔喪墨衰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搗汶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 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而追封玉為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居二歲 上謂功臣洪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玉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徹侯下語未既而 上曰吾

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  
誥券又明年而安南叛臣黎季犛姓名胡一元而  
名其子曰查挾詐弑其主且叛命 上怒拜成國公  
為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 上察知輔沈雄  
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為右副將軍與左副將  
軍西平侯晟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  
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  
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  
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馮燾前  
驅至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犛父子二十

罪深入抵鷄翎關謀傷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  
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  
縣謀知左副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  
朱榮往會之輔用法嚴所至皆整謐秋毫無犯交人  
感悅其三帶州守帥登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  
有東西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為土  
城城與柵連凡數十餘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於江  
外設捍木護之其偽東都守備頗嚴密列象陳柵內  
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十一欲以老  
我師輔遂移軍三帶州招市江口伐木造舟以進師

上知成國公薨卽命輔爲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春北討卒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驃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蠓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闢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擣西都季犛急焚其宮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厥潭舍二江之援卒於是

三江路宜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皈命輔自涇江潛進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陣封襲敗之追奔至閩海口盡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犛兵於魯江獲大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關大破之於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抵閩海口季犛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犛父子走又安遣都督柳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厥江進至自南州奇羅海口獲季犛及次

子備國王澄於海口山復獲僞主蒼及梁國王芮等  
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四十八縣一百  
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物無筭行求  
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爲交阯布政司設衛  
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稱英國  
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冠服玉帶  
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犛  
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  
敗績 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犛者  
起兵以應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

皇季犛稱之越皇改號曰重光勢強甚輔首破其喝  
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出鹹  
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計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  
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走景異而季犛使使來  
告系故陳王後興滅繼絕唯上國圖之輔怒曰嚮者  
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  
反矣卽直陳王亦僂不赦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由福  
城江轉入神投海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  
僞將相陳希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支黨僞王  
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 上召輔旋師時季犛

鄧景異等竄海島猶未獲也乘輔之歸卽嘯衆復反使使乞降 上授以布政使叅政僞若款者而蠶食鄰境自廣且不已於是季獷與景異稱皇號大虞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於神投海生獲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又安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尋與黔國公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於愛子江岸輔策爲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廣等復破其右軍

遂盡獲其戰象并列將五十六人鄧景異以其腹心路暹蠻昆柵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復遁至叱蒲捺破其南岸柵飛矢連中其脇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創甚不欲行殛之函首京師季獷以其家屬走依南靈土守阮茶彙輔師追之則以前走老撾遂斬茶彙以狗輔遣都指揮師祐以兵追之老撾懼請縛季獷以獻旣而匿之遂克其三關縱兵大搜於蒙冊南麼之地生繫季獷及其妻妾子女復遂得其身僞相國驩王季搭及姊僞公主諸大將阮帥等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殛於市輔與黔

國公改建濱夷之地因升華思義四州悉官其降將  
增置衛所振旅朝京師賜白金三十斤寶鈔二萬錠  
文綺五十襲尋以征夷將軍填交趾輔用兵持重有  
遠畧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持功違節度詰之不遜  
卽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復有叛寇  
陳同湖與清化磊江蠻合而作亂輔皆捕誅自是終  
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 上率六軍北討召輔前後  
領左掖兵而進止機宜皆密取輔夬最後窮追絕大  
漠無虜 上與諸將計所嚮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  
騎給一月糧必爲 陛下殲此虜 上壯之曰休矣

吾不欲久勞師師旋至榆木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  
遺命諸軍悉受節度時輔有女弟爲 皇貴妃而女

復侍

東宮

仁宗卽位冊爲敬妃進輔太師掌

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醢酒五百甌白粲千斛  
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朝楊士  
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朝 上素冠麻衣出  
見群臣獨英公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 上服 上  
召士奇等慰諭之曰吾始見震疏心疑之士奇沮而  
後決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若輔也以輔  
知經筵事監脩 文廟實錄仁何 仁宗崩

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脩 昭廟實錄亦如之頒賞  
金幣為群臣冠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而使所  
親信人枚青入約為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之輔即  
執以獻 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鄉人李御史  
亦來告變 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卿輔對  
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  
馳為 陛下縛之來 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 朕  
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  
奏決重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  
十六人 上詔讞而釋之囚之有審自輔始也輔感

名轉盛而久握兵 上乃解其柄使朝夕與蹇義夏

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參論治理賜 璽書褒諭以

古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資

白金百兩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無何免常朝俾

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腆洽正統初仍知

經筵監脩實錄凡三被賚如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

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內秉張甚於群臣無所不凌

侮獨禮重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挾 天

子北禦虜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

不敢言從至土木死於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

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憲  
廟閣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資金帶白金五  
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  
子太傅再加太傅 孝宗初知經筵事監脩

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賜如前改掌後  
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 武宗初復知經筵事監脩 孝宗實錄錄

成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賜 重書褒美白金文綺

寶鈔朝朔望懋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者二十五  
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脩 國史 十五

恩宴郊祀 宗廟多遣代行富侈為東第冠後庭

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  
恭靖而生平無它枕能以敦重善為儀而已萬曆中  
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  
八尺而性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  
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脩 世穆  
二廟實錄 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  
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嗣

弇州外史曰玉始事二胡位掌武自拔歸 明積伐  
而冠霸僚復識 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畧可

稱也輔之雄武宏筭信威荒徼儋爵九命冠秩三台  
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豎身膏草  
野夫豈耄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筴固宜爾嗟乎  
數也誰能違之不然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  
融至此也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  
戍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 文皇帝起義積功至

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虜接角鬪戰  
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叅將副總兵遂爲鎮朔將軍  
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  
伯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  
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  
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  
顧盼有威容虜之挾 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竭脾  
腕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 上皇  
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 上皇自南  
城復覩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  
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  
不爲浮飾徃徃稱旨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

而內疑厭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  
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廐馬寶  
刀玉竿 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崩以  
屬 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率  
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  
都督府事詔脩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管益  
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  
登久填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  
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  
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

古范燹父子風荆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  
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  
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  
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鹵簿九  
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  
百餘曹藉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  
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北  
虜亂如恩蘭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  
之虜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勳追封及  
三代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

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  
敕卽軍中予世侯留填三邊宅虜復屯柳榆莊諸處  
出沒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  
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  
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  
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  
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  
一百二十人於格太踰濫詔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  
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  
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

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衛入寇爲邊患請討  
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  
得叅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  
授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  
斬首捕虜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直  
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  
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爲平虜大將軍與越  
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  
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  
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水道迂

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虜已  
悉餘衆遁去一亡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蔭  
錫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逾謹而與越  
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後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  
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券追封及三  
代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焉於大同海東山等處  
破之擒虜會數斬首百二十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  
仗三之賜世公爵再予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  
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  
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徹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

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慄銳  
喜功名旣挾

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

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旣以建州之

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闔而優者阿丑嘗於

上曲

宴爲中貴武狀者挾雙斧狼蹠而前人問之曰我汪

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

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爲楚歌者曰吾張子房

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

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

上爲之一

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闔交惡而

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聞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脩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於勛臣肺腑無三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援詔特予襲一輩

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畫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擣虜會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

所得虜首三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羊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爲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卽阼克 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它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填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

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宣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填湖廣召還卒子

弇州外史曰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然未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國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擿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徹侯世世勿絕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壹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覩久遠徃徃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唾矣

故帥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瞽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箸踰於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弛其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

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業獨身仗劍趨濠爲門者所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行巡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奇之置帳下俾長十夫且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高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高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言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

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爲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高皇后時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戇而粗日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輒以昧爽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肅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高帝乘間說曰

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任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

更出其下早任頗有權畧子興畧心伏之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於是德崖謀乘子興出募而縛之置於德崖寨 高帝適行剽

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以觀其變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馳以語早任早任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美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早任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 高帝行收兵得七

百餘人自益復使 高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

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

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 高帝以其兵攻下滁

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 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

往亡何二人爭權而鬪其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

中流矢死獨趙均用石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

興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

曰背德不祥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

相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孰大

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

均用悟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高帝所

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高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高帝權奪

其左右用事者使夷於宅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

之 高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

獻子興益不懌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

張夫人悅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

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

用 高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 高帝

曰滁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  
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爲之寢會滁饑子興  
與諸將謀所向 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  
計取之爲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爲  
元服裝以四橐駝載物僞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  
陽而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從別  
道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也先帖木  
兒閉門爲飛橋繯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元師追之  
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麾其衆奪門入  
遂取和陽元師潰 高帝復收絳衣兵得三千餘

人前與天祐等合大敗元援師於北門已復敗其太  
子禿堅兵十萬人和陽之守遂固亾何濠故帥孫德  
崖饑以其衆就食於和陽 高帝納之子興以德

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 高帝曰若翁

來吾且他往 帝乃使密報子興使爲備而身往見

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共事

高帝曰不敢強也雖然願公毋先而留部署不

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 高帝指而 高帝方

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二十里而報軍亂遂爲其衆所

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

子興聞 高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 高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

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 高帝故強縱之既失之

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死時兵不能當 高帝

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 高帝孫德崖聞而

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

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

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

高帝爲左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 高帝怒不受

而畧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

三子顧纍然北面焉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

死次子陷於賊死少者以失職謀爲不利死或曰皆

高帝意也子興遂絕有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

豫谷諸王 高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何以

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

追封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

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云故

因 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籍然

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

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高帝之有天下 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 聖代雖血 食世世不絕焉是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自世世

育今口

新谷請

高帝

與

三千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韓宋穎三國公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 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汝穎間淮 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

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 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顧往往市權而行然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叅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

上布欵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羶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強也尋子興死

上代摠其兵填和陽而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

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虜虜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竅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

榜諭士卒有虜畧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遶齋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狎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

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鉄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粟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語見徐達傳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恒咲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咲也天命果在

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土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

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

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

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

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

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

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

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於太廟尋

馬氏為

皇太子

善長皆充大禮始改中書左丞相善長

請緣元舊以

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

可足法且令吾子尊

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  
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  
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  
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  
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  
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  
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  
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  
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遇春  
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

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  
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  
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  
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伐日不  
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剗繁  
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  
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  
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平叅議  
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

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昺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昺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隲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

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為群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

八白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 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

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

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  
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  
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  
其歲

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  
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  
封蔭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  
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  
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  
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  
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  
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具謂惟庸  
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  
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  
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  
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

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  
長及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仲及吉安侯  
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  
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手中衛指  
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  
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

矣籍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  
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  
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  
惟庸則猶子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  
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  
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  
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  
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

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卽善長功胡能比蕭鄴侯哉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

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繇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用貌都雅動止

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汭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

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盟挿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

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  
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  
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  
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  
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  
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卒宿衛士直擣其中  
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  
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  
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  
劉福通請救

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  
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  
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  
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

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  
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  
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  
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寮勝  
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  
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  
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  
敗之遂奪潼關守馬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  
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  
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  
州獲之平陽絳州平

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  
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  
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摠帥汪  
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  
張良臣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  
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

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狗畧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告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脩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

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

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哈刺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隕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嘖嘖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

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時在坐勇而踈勝故欲見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

獲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疋傷殘及老弱二萬四千餘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下雲南按行永寧戍兪山西平陽諸郡邑兵大同屯牧還卽上

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賚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馬能免乎金山之後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

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爲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潁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爲別將忽忽無所展聞

高帝舟師伐江州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京秦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

援兵於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

上卽與王之元年而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謂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酣

上怒皆黥之而喻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復召喻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承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

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  
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東臨清滄  
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  
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  
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  
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  
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  
保乘驕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  
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楮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  
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

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  
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  
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  
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  
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  
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  
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  
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  
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轉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

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旣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

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其承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載甲士前列友德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躡藉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得木牌書率所部直前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僞主明昇降壽

等聞之乃藉府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三萬分  
兵狗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

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  
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  
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  
平蜀頌

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  
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  
失刺門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

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  
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  
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  
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  
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宇  
羅帖木兒等還軍填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  
漕粟須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  
之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者  
道頗遠爲通清河涑水故道便其一流民越境爲邊  
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使其三古北

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後二夫給之費夥而不收實  
効宜發兵千人代之戍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  
給衣糧厚卹之便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  
以紓之便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  
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  
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  
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  
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  
算其衆縛以降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  
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  
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  
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  
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  
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  
將騎步三十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  
輿圖狗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  
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

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  
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  
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  
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  
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  
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犴狯諸苗望風降  
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恆刺瓦爾密  
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筭勒  
兵至白石河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  
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

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  
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  
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  
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  
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  
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  
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麩集  
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  
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  
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

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告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

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之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服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王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

摠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

真主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筴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笮

其曄曄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源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

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癭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

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潁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僂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

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宮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  
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  
千疋馳四千八百頭牛羊一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  
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  
師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馳四萬八千餘  
疋捷聞

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  
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  
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  
鑄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  
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  
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錫金帛給兵  
如潁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  
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  
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  
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畚衆  
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  
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

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  
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  
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  
師耶玉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  
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關吏以  
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聞之不善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於

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  
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  
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浙三大功臣傳

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一讀書過目輒

進士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四

請

校

師師玉故侍

上崗燕相蘇華漢帝許皆盡無與許皆不關開史以  
林先任各立蘇繼不人輩語亦皆不只及又四半而  
吏以至前縣許卒坐黨結於昔可二萬人相成蘇凡  
帝美三熱許其非示天不王之精熾對也田安先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浙三大功臣傳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一讀書過目輒  
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  
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即闇記如流其  
人驚而歸基書基咲曰安所事書書不在吾腹耶授  
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

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為丞以廉  
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  
不便者嘗反故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  
嫌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  
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  
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  
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  
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  
非我誰名世者眾掩耳稍遁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  
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

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  
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  
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  
帖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  
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  
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受持前議  
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  
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  
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  
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

婦共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  
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  
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  
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  
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  
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  
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旣左轉又  
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  
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  
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  
張氏刺促狐鼠今乃效之耶會

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杭海  
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咲曰生平惡方氏  
高帝以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  
此乃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筴從

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  
保境毋爲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  
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說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俄僞漢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酌基基弗受時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蹠封白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衙

救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牀

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衆卽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

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輒爲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蕞爾方氏不爲竇融當且爲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

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

上威德方氏遂請降

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

空壁耳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  
既還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取生謂士誠  
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  
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  
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

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  
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  
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  
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

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日中有黑子基  
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  
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  
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焚惑守心群下皆  
惴惴以

上且有誅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為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叅政張昺寵相軋猶

時時念故元君欲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宮闕以明德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昺色動心怨基乃

使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昺先坐事

誅司天臺災翼巖遂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

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

上怒面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昺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

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

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

劉伯溫也時左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

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

基為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

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

無為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已與乃補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毋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基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僂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

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  
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  
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  
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  
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所望也又  
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  
頌

上亦優詔答之時及天象與時務所宜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  
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  
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叛而大豪復陰持其寘基時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  
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  
劾基欲購淡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

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  
基乃馳入朝見

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  
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憾曰吾安敢希言驗  
卽驗如蒼生何遂邑邑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

身少山續編卷之八十五  
上之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

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  
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  
習也又爲一書大畧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  
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  
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  
則

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  
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  
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  
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  
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  
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  
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  
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  
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  
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  
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弇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  
相率爲神鬼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誠巧合  
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 上之中秘雖其家  
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緝之不錄大較誠  
意伯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以佐 英主男子

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視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  
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  
薦者章溢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葉琛守洪都死  
事宋濂爲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濂埒  
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  
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而仕元爲河南  
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  
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  
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  
曾大父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皙美容止  
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  
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  
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掎之方誑攘間僉事墮  
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瞽乃欲  
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  
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  
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電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  
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  
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  
之一方若滌頌聲滿道歸復借錦衣官校搜捕官河  
之匿私齷者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  
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  
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身少山續編卷之八十五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  
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  
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  
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  
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  
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  
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

亭亭有長暨卒責以脩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  
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  
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翫狎請別設  
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後卒墾私  
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剗  
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政本  
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  
其志它措署多遂著爲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  
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旣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  
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

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

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  
菌裹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咲而兩舉其袖曰  
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  
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  
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  
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  
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  
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  
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

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  
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  
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  
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  
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婁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  
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  
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  
旣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  
士足制之

卷之八十五  
十四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  
請毋煩六師

上不聽桀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  
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  
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  
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  
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  
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

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  
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  
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  
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  
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  
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  
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宜  
濫卹報許郕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  
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  
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

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  
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  
王竑等叅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  
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  
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  
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  
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  
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揔其機宜進止不効則  
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瑄者以曉暢軍事  
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官皆有變必  
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  
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  
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  
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荆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

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  
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  
摠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  
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  
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  
謀

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  
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言臣以  
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踈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  
事未寧當 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夫

馬微勞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不許謙  
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  
以徼功賞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  
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  
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  
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  
狡焉侮我而齧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  
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  
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

重相伺喝抱空名不義之贄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  
淵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  
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  
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摠兵朱謙  
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眾  
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  
脇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抹馬厲  
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  
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  
皆寧謀謙密受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

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屆時復議遣使  
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  
紛紜何眾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  
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為脩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  
使往而

上皇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  
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

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入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夔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獍獠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

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傳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將重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後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

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訓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騫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紕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

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鉛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咲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旣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佞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藉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  
麾下<sub>有</sub>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  
志朴之明日復埒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  
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措人其妾乎吾甚虞于公謙  
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藉  
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  
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

獄流金齒又三年言

以庚死家藉彪棄市又二年

吉祥與其從子昭

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

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寃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  
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  
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  
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  
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高今以都督僉事填

身少以續和卷之三  
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於  
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  
若干卷集若干卷

弁州外史曰其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爲于謙祠記而  
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噉而當  
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  
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  
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

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  
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  
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  
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  
不十載而旋定旌與雪借媿矣純皇帝之爲純也令  
後世思君臣矣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五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復卽過目誦十一歲  
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  
令華以是竒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  
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  
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壽  
天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王屬文一日  
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  
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  
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  
關時闌出塞與諸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

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  
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  
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  
旣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覲  
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筴得  
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削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  
臃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  
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  
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

儲巘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爲之後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爲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儼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

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

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

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繼騎旁午拘攣載道卽

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

後雖有上開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

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

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

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

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

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

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

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劄  
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  
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囹圄空虛他若  
立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允絕鎮守橫歛至今  
守之為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為  
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  
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  
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  
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  
州從游者日眾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實

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用  
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為不  
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越憑險阻為亂郡邑  
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  
至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  
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僮之類又多為之  
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  
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貫汝隸迫則盡吐賊  
情實守仁咲而賞之乃故為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

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叅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材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抗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卽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

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

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隤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泐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

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虢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勸之遂以其薙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卽係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

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泐頭石  
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  
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  
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  
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感之皆就縛  
守仁旣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  
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  
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  
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  
守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

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  
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跡其始頗  
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  
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  
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矣  
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  
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  
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  
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  
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

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  
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  
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  
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  
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  
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  
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  
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口南京空城耳而實  
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  
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永以

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  
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  
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  
發皆會趣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  
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第從  
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  
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  
徼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  
趣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  
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

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厰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櫛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卽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

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等乘之伏群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

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于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

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摠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

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旣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

則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

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揚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

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  
年五十八桂萼覘

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

斂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雋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為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日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身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傳

王驥楊善徐有貞王越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羣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

萬縉其人德之尋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匆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撫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傑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下

大下

詔任<sup>以</sup>愷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暍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

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奉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司任發叛雲南摠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

將軍驥摠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垓州欲畧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丹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刁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一萬水陸攻上江敗其

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摠兵劉聚叅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曼刁招漢父子虜刁門頂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

舟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憂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常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常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講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舟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

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井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

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摠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豎輒闔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旣渡

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  
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爲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  
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  
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  
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俾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  
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爲摠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  
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後閹人俱令藉入  
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  
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  
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馬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  
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瑞嗣  
至今不絕一孫添尚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奉  
太上皇之歲而文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筴事時年甫十七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備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定

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戇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訾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以往旣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詫善曰土本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

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

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礫殺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

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賂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  
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  
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令寺事而  
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  
太子太保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  
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

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  
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  
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  
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  
亨張軌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

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享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踈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儉伎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傑而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爲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七

今少ノ系系ノ卷之ノ一

五ノ一



